

把改善办学条件作为一项“德政”

富源县出现办教育热潮

干部——谁不办学，没脸见父老乡亲
群众——为了后代，有钱愿用在学校

本报讯 记者徐祖根报道：在云南省富源山区，每天早晨或晚上，人们都可以听到学校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循声望去，学校里上课的大部分是女孩子，有的还是清一色的“女儿班”——这是富源县全民办教育后出现的新气象。

富源县地处山区，多民族杂居，教育长期落后。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群众逐步认识到山区落后的根源是科学文化落后，要改变落后面貌，应该从教育抓起。近几年来，这里逐渐出现了全民办教育的热潮。

富源的社队干部已逐步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把改善办学条件作为“德政”，谁任期间不修建学校，谁就没脸见父老乡亲。“为子孙造福”成了干部最时髦的口

头禅。东山公社管委会主任蔡广正说：“老一辈没文化，是受旧社会的害。不可能让下一代来诉我们的苦啊。再出现新文盲，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对得起人民？”他与公社干部一商量，干脆把公社的存折交给文教组，存款都归他们使用。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大多数社队都把资金集中起来，首先用于学校建设。

富源的群众十分支持干部把公共积累用于教育。他们说，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愿把有限的钱用到办学上。钱多的社队，毫不犹豫地盖起了钢筋水泥的校舍，钱少的社队因陋就简为学校腾公房、建土房。资金不修，群众主动献工献料。全县修建5万多平方米校舍，大部分石头、沙灰都是群众提供的。有的社队一年就

实现学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

这个县各社队的乡规民约中几乎都有“爱护学校”这一条。全县民办教师的报酬基本与大队干部相同，有的每年比大队干部还多40元。各社队把较好的土地

化，是受旧社会的害。我们不能让下一代来诉我们的苦啊。再出现新文盲，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对得起人民？”这与公社干部一商量，干脆把公社的存折交给文教组，存款都归他们使用。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大多数社队都把资金集中起来，首先用于学校建设。

富源的群众十分支持干部把公共积累用于教育。他们说，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愿把有限的钱用到办学上。钱多的社队，毫不犹豫地盖起了钢筋水泥的校舍，钱少的社队因陋就简为学校腾公房、建土房。资金不修，群众主动献工献料。全县修建5万多平方米校舍，大部分石头、沙灰都是群众提供的。有的社队一年就



编者余

地划给学校作活动场地、勤工俭学基地和教师们的菜地。

群众关心教育、大力教育的热情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他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在偏远的社队新设300多个教学点，方便儿童就近入学。为家务劳动多的孩子开设早晚班。10,000多无法上全日制学校儿童获得了读书的机会。现在全县已开设早班187个，晚班121个，早、晚班的学生占入学儿童的16%。

富源县的同志说得好：“老一辈没文化，是受旧社会的害。我们不能让下一代来诉我们的苦啊。再出现新文盲，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对得起人民？”这与公社干部一商量，干脆把公社的存折交给文教组，存款都归他们使用。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大多数社队都把资金集中起来，首先用于学校建设。

多行这样的“德政”

封建时代的官员，清廉的极少，有人一旦为百姓做点好事，便口冒“德政”。自孔子以来，各级领导都是人民的公仆，所作所为都是为利国利民。左的影响和十年动乱的弊弊，象教育这样的事业，竭力改善办学条件，替他们行了德政。富源县的同志说得好：“老一辈没文化，是受旧社会的害。我们不能让下一代来诉我们的苦啊。再出现新文盲，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对得起人民？”这与公社干部一商量，干脆把公社的存折交给文教组，存款都归他们使用。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大多数社队都把资金集中起来，首先用于学校建设。

富源县的同志说得好：“老一辈没文化，是受旧社会的害。我们不能让下一代来诉我们的苦啊。再出现新文盲，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对得起人民？”这与公社干部一商量，干脆把公社的存折交给文教组，存款都归他们使用。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大多数社队都把资金集中起来，首先用于学校建设。

教育部发出今年职大业大招生通知

本报讯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为进一步办好职工高等教育，教育部于5月16日发出《关于职工大学、职工业大学1983年招生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职工大学、职工业大学的招生考试，仍由省、市、自治区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和确定最低录取线。在符合《试行办法》的前提下，各地自愿协商，可以实行联合招生。报考条件要坚持两年工龄，注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关键岗位的骨干工人

西德出版《华罗庚选集》

本报讯 今年春天，西德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我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学术文集——《华罗庚选集》。3月19日，西德驻华大使馆举行仪式，向华罗庚教授赠书。

这部选集用英文出版，全书收集了约50篇论著。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主任哈伯斯坦教授是这部选集的主编，并为其写了前言。（黄景钧）

全国妇联 教育部 北京市联合召开小学教师、保教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

本报讯 5月25日上午，全国妇联、教育部、北京市托幼领导小组联合召开小学教师、保教人员职业道德座谈会。

会议由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胡德华主持。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和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等先后讲了话。他们强调：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肩负着培养祖国新一代的奠基工作。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孩子，培养他们健康成长，是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核心。要保证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必须防止和减少社会不良风气对孩子的污染，这就需要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作出巨大的努力。

（王娜梅）

作、北京市工艺品厂陶器壁画研究室制。

我国第一套佛教十八高僧瓷壁画在南通落成

每块壁画高二米二、宽一米三，洁白的瓷砖上以泼墨写意为主、兼带工笔的彩影，传神地表现了18位佛教高僧的性格特征。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壁画题词：“一室都圣哲，万派尽朝宗。”并题写了“法乳堂”的匾额。江苏省、南通市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丁玲、楼适夷、张竹、侯宝林等300多人参加了揭幕仪式。

五年连升三级的沃特福特足球队

康兵

将于本月30日来我国访问的沃特福特足球队，是英国足坛上的一支劲旅。在刚刚结束的英格兰足球甲级联赛中，沃特福特队位居第二。而它近年来的飞速进步和独特的技术风格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仅仅几年前，沃特福特队还是每况愈下、濒临绝境。当1975—1976赛季结束时，该队在有24个队参加的英格兰丁级队（四流水平）联赛中，排列第八。1976年5月，超级歌星爱尔兰·约翰就任该俱乐部主席。他在给予巨资支持的同时，又于1977年夏聘请著名教练格雷厄姆·泰勒为该队教练。从此，沃特福特队起死回生，连战皆捷。

泰勒讲究战术的简洁实用性。在他的训练主持下，沃特福特队养成了积极拼抢、全线出击、快速推进、长传冲吊的技术风格。泰勒执教的第一年，沃特福特队出人超拔，获丁级队冠军，晋级丙组。1979—1980年赛季中，沃

特福特队又过关斩将，以丙组第二、冲入乙组。升入乙级队后，沃特福特队马不停蹄，奋力拼战，连克劲旅，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于去年在甲组争得一席之地。

当1982—1983年甲级赛季开始时，极少有人看好沃特福特队。许多行家预测它在甲组将一败涂地，难免降回乙组的厄运。谁知战事一开，沃特福特队抖擞精神，迎战群雄，接连取胜。最后仅次于老牌冠军利物浦队，名列第二。

这次，沃特福特队来华的18名球员中，包括球星路德·布利索特、格里·阿姆斯特朗和帕特·赖斯等，他们将在北京、上海等地三次献技，向中国球迷展示他们的风格和技艺。

大赛之前中日篮球选手作练兵战

本报讯 记者江大昭报道：即将参加第1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中国男篮，5月25日晚在首都体育馆同日本关东大学队进行了友谊比赛，以107比47获胜。

中国男篮平均身高1米94，平均年龄24岁，队中新增加了八一队的郭永林、张斌和南京

部队队的马跃南，其余9人都参加过去年的亚运会。比赛一开始，中国队由2米18的傅明山和2米02的黄龙龙控制篮下，匡鲁彬、孙凤武、李亚光左右穿插，打出漂亮的快攻配合。

日本关东大学队也是即将前往加拿大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队伍，平均身高1米89，平均年龄21岁多。他们由于身材较矮，昨天的比赛中，内线进攻受阻，虽然外围也投出一些好球，但因体力较弱而失利。前晚晚上，日本队以56比112负于八一队。他们于26日前往上海进行比赛。

罗绪川精心搞好体育教学

广东琼山县美南小学体育教师罗绪川，在体育教学中注意观察小学生的心理活动和爱好，并根据各年级学生基础知识水平，精心设计好每一堂体育课。他看见小学生喜欢爱唱，就尽可能地使教学项目的动作要领编成“顺口溜”或“歌谣”进行教学。为了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开展小型多样的游戏与竞赛活动。

对于课外体育活动，罗老师努力做到每次活动都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安排了田径、武术和篮球、排球等项目，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1981年以来，他先后组织了田径、武术及球类等项目比赛，共61场。

（冯所民 张书忠）

图为罗绪川老师在武术课上认真纠正学生的动作。

王士秦 摄

清理“左”的影响 解决湖大问题

机械工业部派人同湖南省委工作组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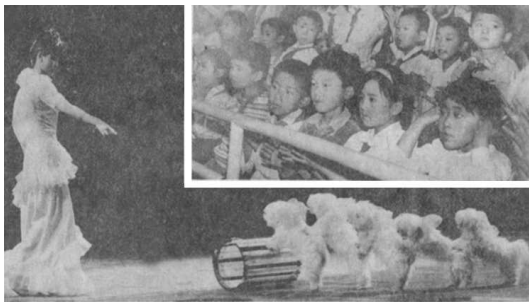
湖南大学是机械工业部的部属院校。湖大的问题在报纸上揭露后，机械工业部工作组十分重视。鉴于湖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阻力重重，进展迟缓，5月中旬机械工业部派出该部教育委员会成员徐初和教育局人事处副处长谭家岫到湖南参加省委湖大工作组。

湖南省委有关方面决定，徐初担任工作组副组长。

在湖南大学中层干部会上，徐初初说，湖大的问题这么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三中全会后，没有认真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更加错误的是，党的六中全会后，湖南大学不但没有认真学习六中全会决议，清理“左”的思想，少数负责人还认为“左”得不够，继续搞了一些新的“左”的东西，压制了广大教师、干部的积极性。（洪炎）

徐初初强调说，机械工业部党组决心与湖南省委一起，帮助学校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彻底解决湖大问题。

上海杂技团为首都儿童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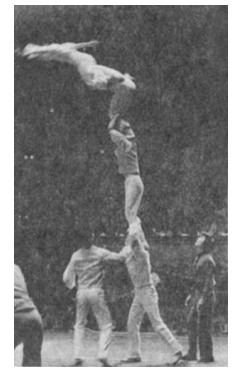


驯狗

驯虎



口技



驯熊

大跳板

本报记者 王东摄

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在四川安顺场落成

新华社成都5月25日电（记者贺灿永）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揭幕典礼今天在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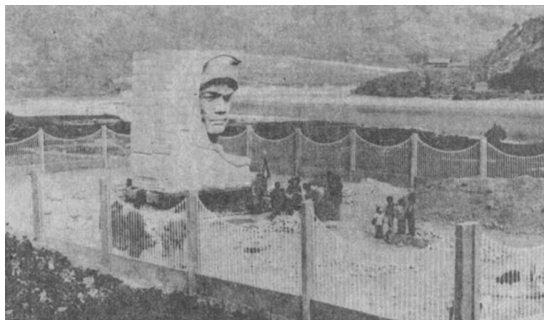
邓小平为纪念碑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14个大字。

纪念碑高6.26米、宽3.7米、厚3.2米，全部采用灰色花岗石雕刻而成，屹立在安顺场大渡河畔。碑体正面上方镶嵌着一个红军战士巨大的半身雕像，两眼凝视前方；下半部是17勇士乘风破浪、飞舟猛进、直逼对岸的浮雕。整个纪念碑构思严谨，雕凿精湛，自1935年5月25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以17勇士为先导冒敌人枪林

弹雨强渡大渡河的激战场面，生动地再现在眼前。落成典礼上宣读了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宋任穷、张爱萍、陆定一等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纪念碑落成的题词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贺信。

当年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帅士高、魏崇德、龚万才、张子云四位老船工应邀参加纪念碑落成典礼。安顺场场民进行了红军强渡大渡河模拟演习。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
邓小平题



非洲各国驻华使节举行招待会

庆祝非洲解放日20周年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今天是“非洲解放日”二十周年纪念。非洲各国驻中国使节下午在国际俱乐部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非洲国家和人民这一团结战斗的光辉节日。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国务委员谷牧、中联部副部长蒋光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以及政府其他部门和

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应邀出席招待会，同非洲各国使节一起欢庆节日。

摩洛哥驻中国大使哈凯特代表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在招待会上讲话。他说，今天，整个非洲满怀热情地显示出自己的团结、统一和希望，致力于非洲统一组织创建以来确定的崇高目标，即彻底解放非洲大陆和非洲各国之间进行合作。他说，非洲决心为巩固非洲各国的独立坚持斗争，维护自己的统一和主权，加倍努力以实现非洲大陆的彻底解放，确保非洲各国人民的繁荣富强。

哈凯特大使说，独立后的非洲现在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不移地决心继续给予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以完全的、具体的和无条件的支持。

他指出，必须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的决定，刻不容缓地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程序毫无条件地得到恪守。他说，我们强烈谴责对阿拉伯兄弟所采取的镇压措施，重申我们完全支持阿拉伯兄弟为恢复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谷牧指出，当前非洲国家正以奋发图强的精神，加强“南南合作”，并共同为推动“南北对话”，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奋斗。他表示相信，非洲国家和人民依靠集体自力更生的力量，充分利用自己的丰富资源，一定能把非洲建设成繁荣昌盛的新大陆。谷牧在讲话中赞赏非洲统一组织二十年来为维护非洲团结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为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谷牧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出席了招待会。

谷牧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出席了招待会。

谷牧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出席了招待会。

谷牧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出席了招待会。

谷牧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出席了招待会。

谷牧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出席了招待会。

编者按 中国民航二九六班机英雄的机组人员和全体旅客，在飞机被暴徒劫持过程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硬骨头精神，为祖国立了功，为人民争了气。他们同暴徒斗争，英勇机智，果敢沉着。他们在朝鲜停战期间，立场坚定，心向祖国。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再次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有伟大的凝聚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党教育、培养出来的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能够经得起严峻的考验。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民航二九六班机的机组人员和全体旅客，在飞机被暴徒劫持过程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硬骨头精神，为祖国立了功，为人民争了气。他们同暴徒斗争，英勇机智，果敢沉着。他们在朝鲜停战期间，立场坚定，心向祖国。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再次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有伟大的凝聚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党教育、培养出来的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能够经得起严峻的考验。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他们热爱祖国

英勇机智同暴徒周旋

5月5日上午10时49分，二九六号班机从沈阳机场起飞，35分钟后到达渤海湾上空。这时，领航员王培富因事到客舱，发现前舱第六排几个乘客交头接耳，神色不正，立即要乘务员程梅提高警惕，密切注意这些人的动静。自己接着回驾驶舱向机长汇报。不一会，前舱第六排的这几个乘客，突然站起来持枪冲向驾驶舱，接着就向紧闭的驾驶舱门开枪射击，连开数枪。机长马上命令王永昌向地面报告发生劫机事件，同时采取紧急技术措施，准备降落距离最近的青岛机场。这时，劫机暴徒踢倒了驾驶舱舱门。王永昌刚向地面紧急报告完毕，就被暴徒开枪打伤右腿内侧动脉血管跌倒在地，领航员王培富也同时被暴徒一枪打倒。

驾驶舱内闯进了4名暴徒。他们持枪逼迫机械师林国荣和被舱门压倒的另一名领航员冯云武离开驾驶舱。冯云武、林国荣在这种情况下，把受伤的王永昌、王培富抬到了后舱。

这时驾驶舱内只剩下责任机长王仪轩和机长和长林。暴徒们用手枪顶着他们的头。劫机主犯卓长仁连声吼叫：“向东！向东！”“汉城，汉城！”胁迫驾驶员降低飞行高度和改变航向。王仪轩乘飞机急剧下降的机会让飞机转向朝大连方向飞行，和长林再次向地面发出紧急信号，但被卓长仁发现。王仪轩又操纵飞机转向丹东机场，又被卓长仁发现。卓长仁暴躁如雷，破口叫骂，胁迫他改变航向。这时，由于没有导航和机场资料，没有天气、地形情报报告，又在暴徒的强行胁迫下不断转换方向，客机处于极端危险状态。卓长仁还不时推动驾驶杆，使飞机急剧地上下颠簸，大幅度抖动。飞机离海面最近时只有600米。

王仪轩、和长林两人同暴徒周旋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机上油量不多了，客机的前后左右又出现了有南朝鲜空军标志的战斗机。在这十分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下，王仪轩决定在最近的机场紧急降落。他以高超的飞行技术，在和长林的密切配合下，冒着每秒风速七米多的顺风，把飞机安全降落在完全不适合降落大型客机的春川美军机场，保证了全体旅客的生命安全。

在王仪轩、和长林机智地同劫机暴徒周旋的同时，客舱里的机组人员和旅客也表现得勇敢。程梅把飞机遇劫的情况及时通知了旅客，要求旅客听从机

组统一指挥。她和另外两名乘务员李霞、姜民英，继续镇定地为旅客送毛巾、饮料。由于飞机上下颠簸得厉害，程梅摔倒了，又马上爬起来。实在站立不稳，她就跪着坚持工作。负伤的王培富、王永昌被抬到客舱后，旅客中中国医科大学的张荫昌、张文范两位副教授立即进行抢救。王永昌伤势严重，出血很多，但他坚强地对守护他的冯云武说：“不要管我，快去照顾旅客。”王培富躺在地毯上，仍要林国荣不断向他报告飞机高度和位置，随时准备指挥大家对付暴徒。

维护祖国尊严和荣誉

飞机降落春川机场后，王仪轩、和长林两人被暴徒作为人质继续困在驾驶舱内。王仪轩在枪口威胁下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机警地撕毁了国内机场的通讯、导航资料 and 笨图。接着又借口上厕所来到客舱通知机械师林国荣，要旅客立即销毁随身带的一切机密文件和证件。

为应付面临的复杂局面，旅客中的东北工学院教授周邦椿、沈阳和工程环保设备厂工人吕志勇和某单位的工程师王桂芝、会计王凤城等，当即起草了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封信，由机上全部中国旅客签名，请日本旅客带到日本使馆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要求“惩办劫持凶手，保证人民（旅客）安全”，并声明“强烈要求返回祖国大陆”。

由于暴徒的阻挠，全体人员在春川机场停留了8个多小时才得下飞机。机组人员下机时，仍和正常航班一样，对飞机作了检查，锁好了行李舱和机门，机组人员下机后绕飞机一周。

在春川和汉城，机组人员和旅客更加互相关心，紧密团结。到达春川市安排后，机组人员挨房间看望了旅客。机长王仪轩当晚10时在春川旅馆会见南朝鲜当局人员时，当场发表了五点声明：一、立即和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因飞机落在美军机场）。二、立即和日本大使馆联系（因机上有三名日本乘客）。三、我们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联系。四、要求南朝鲜当局保证全部旅客、机组人员和飞机的安全。五、按照国际民航公约处理这次劫机事件。

到达汉城后，旅馆要旅客们填写登记表，旅客们在国际栏里都端正地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次，外出参观，有两名台湾人员把写有“欢迎去台湾”几个字的标语举到旅客座车窗前，当被旅客们轰走。参观时有人问及“是否想去台湾”，一些旅客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将在祖国统一后去。在南朝鲜的5天中，许多华侨和南朝鲜人对机组和中国旅客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表示钦佩和赞赏。他们有的向中国机组人员和旅客伸出大拇指，有的围上来握手和要求签名留念。 新华社记者

全总、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强烈谴责南非当局轰炸莫桑比克罪行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天致电莫桑比克全国建立生产理事会委员会，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轰炸莫桑比克的野蛮罪行。电报内容如下：南非当局悍然出动战斗机对马普托市进行轰炸，这是对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蓄意侵犯。中国工人和工会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这一新的野蛮罪行，坚决支持莫桑比克工人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中国妇女联合会今天致电莫桑比克妇女组织，强烈谴责南非轰炸莫桑比克的野蛮罪行。电报内容如下：

中国妇女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野蛮轰炸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郊区的罪恶行径，坚决声援和支持莫桑比克妇女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并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把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今天打电报给莫桑比克全国青年组织，谴责南非当局野蛮轰炸的新

罪行，对莫桑比克人民和青年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电报内容如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23日悍然出动飞机野蛮轰炸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市郊，使当地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严重损失。这是南非当局对莫桑比克人民和青年犯下的又一血腥罪行。中国青年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罪恶行径，坚决支持莫桑比克人民和青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负责人今天在这里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南非当局悍然出动飞机袭击莫桑比克。他说，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悍然出动飞机，轰炸了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附近地区，造成了无辜平民多人伤亡。这是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无视国际法准则，粗暴践踏宗主国主权的又一严重罪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强烈谴责这一侵略行径，坚决支持莫桑比克人民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南部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当局侵略政策的斗争。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今日兄弟报纸要目

《辽宁日报》△大连港24座今年3月至5月为山东省委成县农民分9批发运18万只种蛋，装船及时，无一破损
《解放日报》△上海第六制药厂生产的“泰山牌”糖精，由于品质优良，没有诱骗物质，受到国际市场注目，欧洲各国客商纷纷要求增加订货
《健康报》△天津出现一个个体护工队伍，为医院病人提供生活护理服务
《陕西日报》△记者来信：宝鸡市副市长翟敬宽、李如霞，商业局长朱宝堂等

拒不退还多占住房，甚至无理取闹，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文汇报》△上海最近举办的灯具、花布等展销会，不搞“推销游艺”，而让消费者评选产品，使展销会有新内容
《湖北日报》△武汉市委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20天内解决3处多年未解决的占房问题
《中国农民报》△晋南地区农业局副局长达用职权，拒不验证发证，潞城农民新购258台拖拉机停着不能用
《工人日报》△上海工人董伟民文章：党的关怀和爱国主义教育拯救了我
《中国青年报》△“读书与求知”百科知识竞赛收到答卷38.4万份

《解放军报》△社论：努力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
《经济日报》△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表表示，要加快设计施工进度，力争明年完成琉璃厂文化街工程
△社论：怎样理解国家得大头
《天津日报》△大港油田今年相继发现新的含油层和含油区块，为大港油田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南方日报》△暨南大学党委严肃对待报纸批评，连续两天召开党委会议，决心肃清“左”的流毒，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要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1981年9月间，一条消息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传遍了全国：湖北应城农民杨小运，向国家超卖万斤余粮。

突然之间，杨小运出名了。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农民，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青年人佩服他，称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老同志喜爱他，称他为“新时期”的新型农民”。

联产承包的闯将

他落生在一个穷苦僻壤，爹妈希望他能走一点小运就心满意足了。于是，给他取了个名字：小运。小运人喜欢吉利，喊着喊着，倒忘记了他的本名。只管他叫杨小运。

讨吉利并不一定真能“吉利”。在他读小学时赶上了“三年困难”，青春年华又在十年内乱中蹉跎。1973年7月，16岁的杨小运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了。那时的家乡穷啊，穷得一天的工分值买不到一包香烟，穷得连工作组的饭都没法煮，穷得大小伙子连媳妇都说不上。他在思索，解放这么多年，为什么农村还这样穷呢？

小运所在的大湾生产队在大队北边，地盘大，人均耕地两面，田里常年闹荒草，不长庄稼。有人形容是“茅草荒，象旗杆；竹竿荒，象楼板；绒毛毯，象地毡”，跳上不去打不闪。”由此，六房生产队得了个“北大荒”的雅号，闻名公社。为什么荒草这么厉害呢？因为当时人们做事尽是“摆着鼻子眼瞪瞎”。蹲草论面积记工吧，他背着书、掂着头，掂汗水前边去；论重量记工吧，他把草用水浸，再带上去泥巴；论质量记工吧，他扯量重的草不取根。结果，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田闹荒草，人闹饥荒。看到了这，小运隐隐感到，农村穷和农民的积极性有关。至于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不高，他懵懵懂懂。

1976年10月，中国人民的“大快人心事”终于来到了。就在这时，小运从大队企业回生产队当了副队长。他原以为“上四帮”一垮台，生产就能搞上去。但是，没过多久，上下上下那股热劲又冷却下来了，因为当时那队的那一些前些年搞过两样。1977年，变小队核算为大队核算。1978年，六房湾同栗树湾合并——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困惑了。

他趁于郁向与彷徨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一系列农村政策象一股股清新温暖的春风，飘到了六房湾，吹拂着小运和乡亲们的心田。1979年春，六房湾与栗树湾分队。8月，小运当上了生产队长。他和乡亲们认真地听广播，看报纸，大家拢在一起，议论怎样富起来，议论四、安徽搞责任制的好消息。小运找来了好几位青年，一起讨论责任制究竟怎么搞法。他们冥思苦想，整整三晚上，硬是拿出了一个“联产到劳”的方案，设想了“耕中、农中、塘堰怎么管理”、“抗灾、用水怎么统一”、“谁承包工怎么派”、“公、余粮怎么交”、“三保户、困难户怎么办”、“计划生育怎么办”、“干部的责任怎么订”等十多个问题。第二天晚上，他们拿着方案，上丁个老农家家求教。这个老农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一起制订了实行联产到劳的二十一条，准备秋收一登场就搞起来。

小运找到公社书记一口气谈了自己的打算和那二十一条。老夏暗自称赞年轻人的胆识，但担心他毛手毛脚出点纰漏，便再三嘱咐他：“要稳，一步一步来，先搞联产到组——”

到组就到位，“要稳，一步一步来，先搞联产到组——”

重视挖潜增产潜力



中共江苏省淮安县委副书记 淮安县委副书记 余耀中

我们淮安地处淮河南游，历史上多灾低产，近几年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粮食总产突破12亿斤，亩产过千斤，农作物是种在土地上的，因此，不能忽略土地所作出的贡献。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领导者来说，如何保持和发展这个好的势头，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粮食生产量递减、地力递减的潜在危险，不断促进农业生产沿着良性循环轨道持续发展，很需要冷静地思考。

“万物土中生”。这本是个常识问题，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却似懂非懂。尽管平时也经常讲“万物土中生”，并没有很好地地去研究“土”重视“土”，总以为地力是“经久不衰”的，以致往往重视地力，忽视养地，甚至相信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想法。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保护地力、提高地力实质是为了保持和挖掘增产的潜力。从我县农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和耕作制度的改变，土壤的环境条件和理化性质也相应地得到改善，土壤肥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土壤肥力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复种指数增加，绿肥面积缩小，耕层品种扩大，氮肥用量猛增，有机肥下降，土壤耕层变浅，理化性状趋差，有效养分偏低，导致有机肥与无机肥比例失调，氮、磷、钾养分失调，用地与养地问题，这种状况，象警钟一样地告诫我们：对耕地问题切莫掉以轻心；保护地力、提高地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诚然，要把粮食产量搞上去，在一个时期内，靠一些权宜性措施是可以的，也是能够奏效的。但是，从长远来考虑则是行不通的。因为，不爱护地力、提高地力，就等于去掉了持久的、高产的增产潜力，即使是产量一时上去了，也会掉下来，或者是停停徘徊。

现在农村有一种说法：“船装担挑，不抵化肥一包”，贬低了农家肥的作用，放松了自然肥料的积造，只考虑眼前的增产，而不顾有机的肥与无机肥比例的失调，甚至把不适当的大量增施化肥误认为是对土地的“投资”，对这种状况不切实际加以改变，地力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对于地力建设，我们淮安有教训值得记取，也有经验可以总结。在生产实践中，许多社队探索了用多种渠道和综合措施培肥土壤、提高地力的途径。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条：一、“种养结合，寓种于养”。诸如，单种、套种绿肥，精耕细作种好绿肥，大力提高绿肥的鲜草产量，每年使土地有一定的面积、一定的时间“披红戴绿”（指种好红花草和苕子绿肥）“休养生息”，提高地力。二、“取之于地，用之于地”。即坚持秸秆还田，这几年全县每年用于还田的作物秸秆有1.2亿斤左右。社员们说，秸秆还田一举三得，肥了地，增了产，省了本。三、提高高地的立点还放在广辟有机肥源上。提高地力要靠把地富。要把增施农家肥作为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的一个主要途径，坚持常年积造。四、以提高土壤肥力为目标，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中，把治水改土和改造实心地、改造圩区低洼田、改造低产田有机地结合起来。

地力问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到了正确认识和认真对待的时候了，每个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都不可不重视这个战略性的问题。



——记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杨小运

毛汉斌 彭传栋

翻起就分组作业。干了一年，粮食产量达到22万斤，比前一年增6万斤，在大队第一个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结束了十九年吃返销粮的历史。为了表示庆贺，大队来湾里放了两场电影。

种田人从责任制里看到了奔头，小运也从中看到了希望。他又想起他那二十一条，便风风火火地找到副书记，把一肚子话全倒了出来：今年队里分组作业，群众的积极性大一些，但作业组吃的还是“二锅饭”，生产仍有瞎指挥，小组财务管理仍然是群众端碗，干部拿勺。看来，还是联产到劳好！老夏听着听着，脸上充满了笑意，觉得如今年轻人真是可爱，他们不满足于现状，有文化，敢想敢说敢干……他微笑着对小运讲：“不到劳，你回去找群众商量。”小运一下领到了：书记同意他联产到劳了。他回去连夜召开队委会。从9月20日到25日，整整六天六夜，群众讨论、修订并开始实施那二十一条了。

真是好事多磨，正当社员们精耕细作秋播的时候，一股“刮风”的冷风袭来。管理区领导在一次秋播现场会上点名批评小运“好大的胆子，把田都分了，哪个要你搞的……”这一批评，象油锅里掉进了几滴水。在家里，母亲说：“叫你莫先包，你硬要这么搞。”走出去，有人说：“不准搞了，你一个人顶不住的！”队委会的同志找来了，群众围拢来了，要他拿定主意。小运淡然一笑，说：“不要怕！田地还是集体的，我们一没背走，二没卖掉。田已经分了，合不得，合了就会把人心合散。”小运停住了，习惯地摸了一下后脑壳，狡猾地说：“我们干那么个‘瞒上不瞒下’，对上就说是分组作业。”听了这话，大家紧皱的眉头都舒开了。

这几年，小运和社员们就是这样闯过来了。别人还在搞大呼隆，他联产到组了；别人联产到户，他联产到劳了；别人联产到劳，他在1981年10月又搞大包干了。到1982年，全队产粮从实行责任制前的16万斤增到32万斤，人均纯收入达到506元，真是三年三大步啊！

谁说种田不能富

孩提时期，他不知听过多少故事、趣闻、神话，唯有一个记得最牢：

从前有次遇大水，一个财主和一个穷人，爬在两棵树上，财主背有一袋元宝，穷人背有一袋糠粃。几天后水一退，发现财主饿死了，而穷人靠糠粃度过来了。

故事并不离奇，但小运总感到它寓意很深，耐人寻思。他的认识从这里不断提高、升华。刚开始，他只知人不吃饭不行，后来，他懂得了粮食是农业的基础。现在呢？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首先要发展商品生产，在商品中粮食是第一个。我要为国家多产粮食，为社会多提供商品。

小运认准了的路，就是有点牛头，也拉他不回。

1981年，小运一家6口，承包21亩责任田，外加自留地、饲料地各一亩，人均近4亩。一年四季，他丢下犁把锄把，

放下扁担拿锄头，肩上映掉一层层皮，手上新茧握老茧。他既苦干，又巧干，经常向农业技术资料、农业员和老农请教。在队上，他带头试整类秧田，培育稀老秧；带头实行化学除草、分层施肥、晒田结扎；带头轮作换茬，改造冷浸田；带头试种“油稻耕”，提高复种指数；带头推广油菜移栽新技术……这一年，小运家粮食总产29万，000斤，卖给国家19万，250斤；产油料680斤，卖给国家油脂147斤；人均纯收入802元。

1982年，春节前小运就开了家庭会，找生产的薄弱环节，做到了“一年早知道”：

——过去种子不纯，田里是三代同堂：“站的站岗，放的放哨，睡的夜晚。”这年，小运家的早、中、晚稻，都换上了优良品种，成了种子专业户。这年，田里庄稼长得齐刷刷的。

——过去去水生的植保技术掌握不够好，这一年，小运钻研了《水稻的一生》和《植物保护》两本书，一边学一边干，他的水稻栽培技术和植保知识有了提高。

——过去多种经营缺少项目不多，家庭副业门路不广。这一年，小运家除种菜、养猪、养鸡增加数量外，拿一亩田出来栽藕，又在队里承包了5亩水面养鱼，小运的父与别人合伙承包了大队秧坊。

这一年，他家粮食总产33万，000斤，卖给国家24万，000斤；产油料1万，210斤，卖给国家油脂300斤；向国家出售鲜蛋200斤，鲜鱼600斤，肥猪3头；人均纯收入1万，100元，盖起了面积为28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

谁说种田吃亏、不能致富？小运家三年来的大变化是最好的回答。大家信服了。仅这个大队的38名“游手”，在1981年底都高兴地回家务农去了。大家感慨地说：搞责任制，是小运走在先；致富，是小运闯出了一条路。

“土帮土成墙，人帮人致富”

实行责任制，人人都在奔致富之路。但也有人喜忧参半：“分了家，各自抓”，天灾人祸难预料？缺技术、少劳力怎么办……

群众担心的，正是小运反复思考的。他知道，“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当然不能把正常的差异看成是两极分化，但实行责任制后，的确会出现一些实际问题。怎么办？他的结论是：靠集体，靠互助。“土帮土成墙，人帮人致富”，“一人富不算真富，全队富才最光采”。

1981年正月初十，社员杨吉志家不慎失火。小运带领群众冲进火海，扑灭了一次火；他召集队委会商量，捆来集体的木料、砖瓦，一个昼夜，修好了被烧的一间半房子。同志全家感激不尽，众乡亲们心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责任制跟过去去干不一样，还是社会主义！

水，五谷的命脉。这一年，杨河一带自4月16日下了一场大雨，太阳就再没打过伞。苞苴芋梗的中稻干倒了，待耕秋秧的粮田干裂了缝。人们盼水呀！好容易盼来郑家河水渠渠道



虎岭的“小气候”

姚天征

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东部虎岭地区的群众，坚持养山治林，现在在山岭岭尽是林木，每年比周围地区多降雨100至200毫米，暴雨无洪水，久旱水长流。

去年7月29日至8月4日，河南省济源市连降暴雨，山洪暴发，各条河流出现了近三十年未有遇到过的特大洪水，把前些年拦河造的田几乎全部冲毁，唯有虎岭山下造的316亩梯田却平安无事，奥妙究竟在哪里？

虎岭位于王屋山的东部，解放前，那里是荒山秃岭，30座山都是“和尚头”，72道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特多，亩产不足百斤，群众吃水、柴火也困难。1939年一次洪水，把虎岭冲了一半，灾后逃难，60户人家只剩下6户。那时真是“山上和尚头，沟里没水流，今年盼明年，年年没好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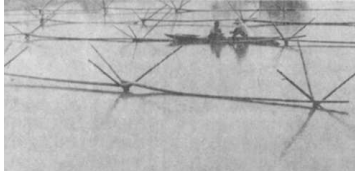
五十年代，虎岭的群众开始治山治水，循山自上而下地制订了小流域治理规划，研究出养山育林的“三封、三不封”和“三禁”措施，即：封新造幼林，封残林迹地，封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坡；成林不封放牛羊，杂灌木禁止打柴炭，深山不封挖药材，禁止毁林开荒，禁止烧山开荒，禁止陡坡开荒。在全国林业劳动模

范曹永建的带领下，大搞植树造林，坚持不懈，终于改变了虎岭的面貌，自然生态由恶性循环逐步变为良性循环。

今日的虎岭，山山岭岭尽是层层叠叠的林木，72道沟中，64条沟常年泉水长流，农田得以灌溉，粮食亩产达到800多斤；山林木材蓄积量已达4万多立方米，每年间伐材200多立方米，还有不少林副产品。当年的林业劳模曹永建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绿色银行”。虎岭社办林场现有林面积13，200亩，森林覆盖率达到98%；队办林场有林8，000亩，森林覆盖率达到98%。据黄河水利委员会设在济源的水文站观测资料记载：近十年来，虎岭每年比周围多降雨100至200毫米，常常是周围不降雨虎岭降雨，周围降小雨虎岭降大雨。由于林地上覆盖着厚厚的落叶层，山上的卵石、泥沙与落叶构成了水的天然过滤层，蓄水保土的作用很大。降雨10毫米地皮不湿，降雨30毫米水不出坡，降雨50毫米到100毫米，三日后可见水流。新的农谚说得妙：“绿了和尚头，沟里有水流，雨后三日不无水，久旱多日水长流”。



快快整修河道



来了救命水，老少老少126口人全望着杨小运：你掌握着全队的铁锹铁钎，看这个水怎么放法！”“满溢要浇根，帮人要帮心”，要想全队富，必须拧成一股绳。他要用郑家河的水，来滋润人们焦虑的心，把126颗心牢牢地拴在责任制这根幸福柱上。他成天东奔西走，跑前跑后，一心为着抢救大家的秧苗，而自己的秧苗却被干坏了好大一块。

为了使全队人尽快富起来，小运还走了几趟众人关注的“棋”：一是帮助群众开致富富门路。他和队委会商量，把荒废的30多亩小塘，承包给五户社员养鱼；购回10头良种母猪分给社员联合，使小队成为商品猪重点队；他带头组织经济联合，吸收社员参加；他支持社员从事各类专业承包，在致富路上先走一步。二是改良种子。他同公社种子站挂钩，在队里建起了三个种子专业户，为社员提供原种，去年全队实现了良种化。三是推广新技术。他采取提供资料、个别讲解、田头指导、试验示范的办法，指导群众学科学，逐步提高人们的种田水平。四是建立干部包片制，全队五个缺劳力、少技术的困难户，小运和副队长分别包了下来。

铁匠杨德发不会种田，他和妻子都体弱多病，大队高中毕业后才回来，种田无门，下面还有四个小孩。春耕时节，到哪儿犁水啊，这一家人却望着七亩责任田唉声叹气。就在这时，满面春风的小运到了这个家，帮他定了生产计划，安排作育茬口，帮他种地、催芽，一直把种子下到田里。队里还让德发担任护水员，付给一定的报酬；包给他一口15亩水面的大堰养鱼，帮他贷款150元买回了鱼苗；两次送他大儿子到公社农校训练班学习。两年时间，这一家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去年全家人均收入达到506元。

去年6月的一天。女社员黄润香家仅有的180斤晚谷种烧了芽。她一个劲地埋怨闺女小人不经过心；两个姑娘望着发臭的芽谷，难过得想哭。是啊，一个没有男劳力、没有技术、底子薄的家庭，在节骨眼上丢了种子，不就象丢了天！这事让小运知道了，马上从家里挑来一大担谷种，吩咐两个姑娘烧温水浸种催芽。一连三天，小运亲自昼夜，守着出芽，抢着播种，给黄家点燃了盏希望的灯。

“双抢”到了。小运一肩挑起几副担子，“大家”，“小家”，里里外外忙得不交。7月20日，小运挑了一天秧，一黑，垂下铁锹就脱鞋。深夜，谷子收了场，小运一身身象散架，倒在床上就睡不着了。刚合上眼皮，“轰隆”一声炸雷，把他从朦胧中惊醒。“不好，黄润香田里还有几十担草没有挑回来！”他翻身下床，拿起冲担，消失在茫茫的夜雾中。差不多与此同时，黄家的两个姑娘也小心翼翼地走向自己田里摸去。

“嘿个！”凭着闪电，两个姑娘看到前面有个黑影浮动，老远喊喊。

“哎！你们来了？”

“哎呀，小运哥，是你……”

年轻的生队队长给两个姑娘增添了不少的勇气和力量。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斜斜的雨柱凌空而下，疯狂地抽打着大地。而黄家一亩多田的草，已整整整齐堆在场上了。这一阵件，一桩桩心事，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头。两年多来，全队19户乡亲，小运给帮技术、帮劳力、帮物资、帮资金的就有18户。

乡亲的帮助是互相的。小运把心血洒遍在乡亲们的心田，乡亲们开的水也浇灌着小运田里的禾苗。小运家要插秧、脱粒，男女青年们涌向他的田头、稻场；小运家盖新房，乡亲们主动帮他抬砖运沙……

互助象一种强大的粘合剂，把六房湾的20户农民，紧紧地联成一个整体，同奔致富之路。

留蛇灭鼠

湖南省娄底市 郭振华

人们常把蛇看成仇敌，“见蛇不打三分罪”几乎成了老幼皆知乡规。不论谁见了蛇，总要想办法把它打死。加上近年来，有关部门大量收购活蛇出口，很多人捕蛇卖钱，在“见蛇就打”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见蛇就捕”，致使蛇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少，有的地方甚至濒于绝迹了。

就在人们起劲地“见蛇就打”、“见蛇就捕”的时候，老鼠却越来越多，有的地方鼠患到了惊人的地步。难道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原来，捕食老鼠是蛇的拿手戏，它能自由钻入鼠洞捉拿老鼠，农舍内有时听到鼠洞中发出“咋咋咋”的叫声，就是老鼠被蛇逼上绝路时发出的惨叫。据资料介绍，一条中等大小的蛇，每年可捕鼠150只左右，按每月老鼠每年损失18斤粮食的国际标准计算，一条蛇每年可给人们从鼠口夺回粮食2，000多斤。在蛇少鼠多的地方，有的人还特意养蛇捕鼠，这在我国明清两代最为风行。世界上有不少粮食也专门养蛇捕鼠。湖北省松滋县的赵成武，前几年他每年捕蛇收入达万元，被称为“捕蛇王”；后来，他目睹鼠患日益严重，知道蛇是老鼠的天敌以后，“捕蛇王”变为“养蛇灭鼠能手”，去年繁育乌梢蛇3，000多条。

目前，有些地方鼠害猖獗，提倡保护蛇类，禁止滥捕乱打蛇类，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我们应把该“见蛇不打三分罪”改过来，叫“见蛇就打真不该”。

4月29日，两只水鸟紫鹭在迁徙途中落到大暴雨雪，丧失飞翔能力，跌落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县农牧工队唐茂路和县第三中学教工王国柱，在不同地点发现时，把冻得奄奄一息的紫鹭分别抬回家中抢救，使紫鹭缓慢醒来。为了让紫鹭尽快恢复，他们每天从农贸市场买来新鲜小杂鱼喂养。

5月3日，唐茂路饲养的一只紫鹭恢复了飞翔能力，他就把它送交县林业科。林业科负责保护鸟类的干部李景山又在办公室内饲养了两天，5月5日下午驾驶摩托车，把这只紫鹭护送到离城20里的水边上放飞。王国柱饲养的紫鹭恢复飞翔能力后，在5月7日放它回到大自然怀抱。王瑞光

养蚌育珠

曾文华 摄

各国纷纷支持莫桑比克反侵略斗争 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野蛮行径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巴基斯坦和印度官方24日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强烈谴责南非当局野蛮轰炸莫桑比克的罪行。

坦桑尼亚政府的声明说，正当联合国安理会为纳米比亚的独立举行会议和国际社会继续寻找实现南部非洲和平的途径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次犯下野蛮和恐怖的罪行。声明说，坦桑尼亚政府强烈谴责南非对莫桑比克的侵略，要求国际社注意南非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部非洲前线国家不断的侵略行径。

塞内加尔总统乌尔夫·迪亚内今天在塞内加尔议会中发表讲话，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袭击莫桑比克，重申塞内加尔“声援前线国家各国人民，特别是兄弟的莫桑比克人民”。他还呼吁各国“尊重南部

非洲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重申对南非非洲人民大众的声援。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比勒陀利亚政权不能成立的借口公开侵略一个邻国，再次暴露了这个政权完全无视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发言人指出，南非侵犯了莫桑比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他强调，国际社会不仅要对这种野蛮行径进行谴责，而且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不让南非再有这种侵略行为。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说，印度政府强烈谴责南非空军轰炸莫桑比克，这是对“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尊严王国的侵略。他相信，这次对莫桑比克的空袭是南非企图使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和其它邻国局势不稳的阴谋的一部分。

另外，日本外务省今天在召见南非总领事时，对南非空袭莫桑比克首都一事深表遗憾。

新华社突尼斯5月24日电 阿拉伯国家联盟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昨天出动飞机轰炸莫桑比克的侵略行径，重申完全支持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由阿盟秘书处任突尼斯发表的这项声明指出：“遭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同盟者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阿拉伯国家相信，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斗争必将摧毁（种族主义者的）歧视政策，战胜邪恶和压迫势力。尽管侵略者何等凶残肆虐，南非非洲人民必将争取得自由和独立。”

声明最后呼吁世界上所有主张公正、权利和正义的力量，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要求实现其自由和尊严的愿望。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24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政府最强烈地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对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武装袭击。贝尔格莱德的官方人士表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完全支持莫桑比克为维护独立和民族主权而进行的反侵略斗争。

南斯拉夫政府指出，必须根据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会议的有关决议采取

措施，遏制南非当局的侵略政策和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新华社布魯塞爾5月24日电 欧洲共同体今天发表声明，谴责南非袭击莫桑比克。

声明说，欧洲共同体十国对最近在南部非洲和莫桑比克的暴力升级表示严重关切。

声明表示谴责一切侵犯人权以及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声明表示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南部非洲问题。

新华社布达佩斯5月25日电 匈牙利团结委员会在“非洲解放日”二十周年之际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南非当局对莫桑比克的侵略。

声明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于5月23日肆无忌惮地公开对莫桑比克首都进行公开的轰炸，这是无视国际法准则的行为。匈牙利团结委员会同全世界进步舆论一道，抗议侵犯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侵略行径。”

非统组织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发出呼吁

消除分歧 维护非洲团结和统一

综合新华社消息 非洲统一组织和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为了纪念“非洲解放日”和非统组织成立二十周年，连日来分别发表讲话和声明，呼吁维护非洲的团结。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科乔在亚的斯亚贝巴发表讲话，回顾了非统组织二十年来的历程，呼吁非洲各国人民不遗余力地维护非洲的团结。

科乔在回顾非统组织的历程时赞扬该组织为非洲大陆的完全独立作出的贡献。

他在谈到纳米比亚的独立时说，由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支持，种族隔离将被战胜，所有被占领的土地将被收复。

他说，为消除南非大陆的发达现象，建议非洲国家成立一个具有统一的海关和一个共同市场的非洲大陆经济共同体。

科乔在谈到西撒哈拉问题时说，非洲大陆也不能容许存在削弱（非洲）力量的内部分裂。他强调，“我们的义务是团结起来，争取实现我们的理想，非洲统一”。

科乔说，非洲统一组织不应削弱和损害，而应当加强。

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发表一项声明说：“为了消除危险和堵塞外来干涉的途径，全体非洲人民应当抛掉他们在形势分析上的分歧，恢复他们之间的团结，以捍卫非洲统一组织。”

声明还指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必须提高警惕，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保持密切的合作，以摧毁旨在破坏他们的自然统一和损害其不可破的非洲—阿拉伯对话的分裂阴谋。”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说：“阿尔及利亚将一如既往地为非洲的亚非巴第九届（非统）首脑会议的成功作出自己的全部贡献。”

发言人说：“正当非洲大陆遇到困难和非统组织受到威胁的时刻，再次要求我们承担起历史责任，以使6月6日至11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十九届非统首脑会议成为走向其他胜利的新起点。”

毛里塔尼亚外交和合作部在—项新闻公报中呼吁非洲各国人民拒绝分裂阴谋，团结一致地加速整个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公报说，一致致力于非洲团结的毛里塔尼亚，仍将坚持不懈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安理会继续讨论纳米比亚问题

许多代表反对把纳米比亚独立和外国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

新华社联合国5月24日电 在联合国安理会今天继续举行的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上，许多发言者纷纷指责美国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为纳米比亚的独立设置障碍。

赞比亚外长坎库·戈马在发言中说，纳米比亚独立问题陷于僵局是美国提出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在一起而造成的。这种联系政策给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长期压迫和镇压无辜的纳米比亚人民和掠夺那里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又一借口。他强调，“纳米比亚及其人民不应成为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斗争中的一个棋子”。

安哥拉外长保罗·特谢拉·若热指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军队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与联合国四三三五号决议“完全不相容的”，并构成对安哥拉内政的不能允许的干涉。他说，一旦南非的入侵或撤出，古巴军队将撤出安哥拉。

肯尼亚代表瓦富拉·特布盖在发言中要求主要接触小组、特别是向南非施加压力和影响的美国，不要鼓励南非阻挠联合国促使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的执行。

印度尼西亚外长穆赫达尔·库苏马阿瓦查要求安理会向某些西方国家和非占领权地区之间继续进行合作采取坚决行动。

牙买加副总理兼外长休·希勒表示，他的国家和非洲前线国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国际社一起明确反对把纳米比亚独立和外国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在一起制定。他要求安理会重申它的责任，为执行四三三五号决议制定时间表。

许多发言者还谴责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昨天对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袭击。



为一名被炸死的安哥拉都马普托居民，造成无辜居民的伤亡和财产的破坏。图为本报电视照片

沙特国王派特使访问叙利亚 希望叙黎就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达成协议

叙利亚派官员分赴毛里塔尼亚和也门

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24日电 据叙利亚电台广播，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的特使、国民卫队副司令图维吉里今天到达这里，以期调解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关系。

图维吉里会见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向他转交了法赫德国王关于黎巴嫩—以色列协议和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问题的一封信。阿萨德总统也请他带给法赫德一封信。图维吉里还

同叙利亚首都警卫部队司令里法特·阿萨德举行了会谈。

在这之前，沙特阿拉伯已同黎巴嫩、叙利亚和美国进行了接触，探讨黎、叙对话的可能性。

叙利亚文化和国家指导部长贾贾赫·阿塔勒昨天在《十月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阿拉伯和欧洲的调解不能改变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协议的立场。”她指出：“只有在取消黎、叙协议和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五〇八和五〇九号决议以色列无条件从黎巴嫩撤军的情况下，叙利亚才从黎巴嫩。”

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24日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利赫今天官邸会见了叙利亚副外长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向他递交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信件。

据了解，信中谈到了黎巴嫩以色列签订协议以后阿拉伯地区的最新形势以及叙利亚的立场。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5月24日电 据毛里塔尼亚《人民报》今天报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今天报道，外交部副部长萨德·沙雷23日下午在这里拜会了毛里塔尼亚总统阿萨德。

他向毛里塔尼亚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维递交了阿萨德总统的一封信。

他在23日抵达努瓦克肖特时，对毛里塔尼亚报界发表谈话说，叙利亚不排除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一次新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认为，以色列向黎巴嫩安全后，不仅对黎巴嫩的安全和独立，而且对叙利亚及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都是危险的。

吴学谦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国 我大使为吴学谦访朝举行宴会

新华社平壤5月25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结束了对朝鲜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中午乘火车离开平壤回国。

朝鲜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朴金在平壤，以及中国朝鲜大使张克文等前往车站送行。

吴学谦外长是5月20日到达平壤的。在朝鲜访问期间，他曾受到金日成主席的亲切接见，同许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吴学谦一行还在平壤和元山进行了参观访问，观看了文艺演出，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平壤5月24日电 中国驻朝鲜大使张克文今晚在中国大使馆为吴学谦外长举行宴会，吴学谦一行访问朝鲜举行宴会。

吴学谦外交部长和许外长副总理兼外长在宴会上先后讲话，共颂两国两军人民的战友情谊，赞扬这次访问取得成果。

吴学谦说：“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在繁忙的国事中接见了我们，同我们进行了极为亲切友好的谈话。我和许外长同志进行了非常诚挚和友好的一次谈话，相互通报了情况，并就进一步

展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我们双方都做出了更大的努力，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并进一步密切在国际斗争中的合作。对这次访问取得的成果，我们感到十分满意。”

他说：“我亲眼看到了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看到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朝鲜新的城市和市场，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并从中学习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吴学谦说，愿我们共同努力，使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象长白山和鸭绿江那样，万古长青，川流不息。

许外长说：“外交部长等中国同志访问我国期间，我们向

你们表示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如实地反映出我国人民无比珍视两国人民的友谊的诚挚感情。”他说：“我们在这次举行的会谈和谈话中，再一次表明了双方进一步牢固地加强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的友谊纽带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他说：“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是长期共同战胜严峻历史考验的革命战友，是在争取共同事业胜利的道路上并肩前进的阶级兄弟。”“我国人民今后也将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紧密携手，坚决捍卫两朝友谊和团结，使它发扬光大。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将永远同贵国人民共同前进。”

出席宴会的还有朝鲜有关方面负责人金宽冕、崔根根、田仁卿、金在淑等。

里根致函杰马耶勒支持黎以协议

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 据贝鲁特电台广播，美国总统里根今天写信给黎巴嫩总统哈里·马耶勒，声称美国将尽“最大可能”帮助黎巴嫩实现从其领土上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目标。

里根在信中赞扬马耶勒在谈判中表现的“明智”和“勇敢”，认为黎巴嫩和以色列协议是实现以色列军队和其他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里根的特使哈比卜今天同黎巴嫩总理瓦吉比和其他各界领袖进行了会谈。

哈比卜昨天从以色列抵达贝鲁特后，当晚便向马耶勒通报了其访问沙特、埃及和以色列的情况。

另据报道，瓦赞今天同苏联驻黎巴嫩大使杰夫托夫会谈了两个半小时。会谈后瓦赞对记者说，黎巴嫩与苏联可以在这个“重要的阶段”发挥“有效的作用”。

比今天同黎巴嫩总理瓦吉比和其他各界领袖进行了会谈。

哈比卜昨天从以色列抵达贝鲁特后，当晚便向马耶勒通报了其访问沙特、埃及和以色列的情况。

另据报道，瓦赞今天同苏联驻黎巴嫩大使杰夫托夫会谈了两个半小时。会谈后瓦赞对记者说，黎巴嫩与苏联可以在这个“重要的阶段”发挥“有效的作用”。

最后消息

叙军在贝卡击落以色列无人驾驶侦察机

据新华社贝鲁特5月25日电 据贝鲁特电台广播，叙利亚防空部队今天中午在黎巴嫩贝卡地区上空击落一架以色列无人驾驶侦察机。

连日来，以色列军用飞机多次侵入黎巴嫩上空，贝卡地区的军事形势变得更加紧张。

我被接纳参加国际工业产权保护协会

新华社巴黎5月23日电 在国际工业产权保护协会第三十二届大会上，中国分会今天被接纳参加该协会。在中国通过这一决定之后，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工业产权保护协会中国分会会长任建新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当即步入会场参加会议。

钱其琛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新华社柏林5月24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长勃兰特今天在这里接见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民主德国外交国务秘书兼第一副部长赫伯特·克利科夫斯基同钱其琛就发展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李强在上述接见和会谈时在座。钱其琛是5月22日抵达柏林的，他将于5月25日离开柏林，前往罗马尼亚。

查人员和专利律师。”

国际工业产权保护协会中国分会是1982年9月成立的。

国际工业产权保护协会本届大会今天开幕，27日闭幕。会议期间将举行活动庆祝工业产权保护巴黎公约签订一百周年。

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商标和工业外观设计等。

黎以撤军协议签字前后

朱梦彪

规定的时问撤出黎巴嫩。杰马耶勒总统将亲自负责同叙利亚进行谈判。瓦赞总理建议叙军首先撤军，以考验以色列军队的诚意。为了取得阿拉伯和国际社会的支持，黎巴嫩政府还派出使团前往一些阿拉伯国家和西欧，进一步解释黎以协议的内容和黎巴嫩政府的立场。

一家美国报纸在分析黎巴嫩未来形势时说，目前以叙在撤军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色列外长沙里特警告说，如果叙军不撤军，那么以色列也将按照协议规定的武力撤军。有消息说，这项规定着以色列方面撤军的界限不超过阿瓦利河，并将无限期地占领阿瓦利河以南的黎巴嫩领土。一些阿拉伯人士认为，鉴于这种情况，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目前看来还不可能。因此，舒尔茨的中东之行不是给奄奄一息的美国政府“东方方案”射了一剂“强心剂”罢了。

谴责瓦赞“赤裸裸地侵犯黎巴嫩主权，准备对叙利亚和约旦发动新的战争”。认为协议“只会给黎巴嫩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苏联正不断地把大批武器运进中东。

在黎巴嫩国内，大部分舆论谴责政府的处理，支持黎以协议：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宣布在黎巴嫩北部组成“民族阵线”，以阻止协议的执行。在黎以协议签字前后，黎巴嫩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在阿曼和沙特山区，敌对派系的武装冲突日益激烈。在贝卡地区，叙以重兵对峙，交火事件不断发生。

外国观察家认为，黎巴嫩政府已经制订了必要措施，以消除对黎以协议可能产生的消极反应，并采取了克服困难的步骤，以便使外国军队按照

国际简讯

埃及一艘客轮失事

埃及一艘客轮，5月25日在尼罗河上失火沉没。据报道，船上载有600多名乘客，有400多人遇难。开罗警察当局宣布，已从混浊的河水中救起了180多人。

（本报讯）

新西兰妇女要求核裁军

新西兰全国15,000多名妇女24日在—些城市进军，要求实现核裁军。许多妇女戴着象征和平的白花。进军的组织者说，进军的目的显示妇女的团结和对世界和平的关心。

苏联贝阿铁路部分通车

苏联第二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长3,500公里的贝阿铁路已建成2,800公里，其中1,200公里已经通车，还有1,600公里已通行列车。贝阿铁路西起乌斯捷利茨卡，东至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在第一条西伯利亚铁路的北方，大致与它平行。整个线路上有200个车站，3,335座建筑物，126座大型桥梁和9条大隧道。

越南北方旱情严重

夏以来，越南北方许多省份严重干旱，约有25万公顷土地缺水，其中3万公顷土地发生鱼裂。5月初以来，气温高达37到38度。目前正值早稻抽穗和灌浆时期，如果继续干旱，就会使早稻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法国许多地方暴雨成灾

自21日以来，法国许多地区暴雨成灾，数千公顷农田被淹，估计财产损失达50亿法郎。法国北部的许多地方在23、24两天大雨滂沱，河水泛滥，致使80%的农作物被淹没。

意大利北部发生泥石流

意大利北部普雷奥里附近的特雷维森达村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遭到泥石流袭击，造成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据新华社）



论 拈 阄 儿 江 水 的 源 头

曾慈民

张振国

拈阄儿原始：神秘，又近乎儿戏，但历史淘汰不了它。有时，怎么也砍不下该做什么，或谁该做什么，人们就求助于拈阄儿。凡事拈了阄的，都服贴依阄而行。拈阄儿是解决疑难问题的绝招。

历史上曾有过位人愿去坐牢的事。没有办法，把皇子们请来拈阄。拈中的被迫登基。拈阄儿多“神”！《水浒传》里也有拈阄。攻打曾头市，活捉史文恭后，宋江请卢俊义为山寨“第一把手”。头领们都赞成服。宋江无奈，提议和卢拈阄，决定谁去攻打曾头市或服。宋江先打破城子的，便做寨山泊主。”于是，拈阄儿为解决农民起义领导权的“危机”发挥了出路。

古时候时，法官对一名罪犯说：你面前有两个阄，一个写生，一个写死，对你的判决就看你拈着了什么。罪犯猜对两个阄写的都是“死”字。他拈了一个阄迅即吞进肚里，迫使法官宣判他为“生”。法官借拈阄作幌子欲致罪犯于死地；罪犯也借拈阄智死里求生。拈阄的妙用变化无穷。

有用，都用。大人，兄弟多拈阄。保甲长抽丁壮丁，都用。拈洋子弟赌赛抽兵。甚至守城、聚酒作诗都拈。七姑八娘，拈出了旧社会的众生相。

新中国成立以后，拈阄儿的用途逐渐缩小了。只是偶尔建立了，近来拈阄儿又有增加的趋势，似乎不少事情，也非拈阄不足以办通。

分新房子，谁住下边，谁住顶层，谁占有阳台，拈阄。杀猪分肉，谁要七肥三瘦，谁要七瘦三肥，谁要肥瘦各半。拈阄。派人植树，一人抽二，谁去谁不去，拈阄。拈上去了，谁“长”字谁也要加进来，只是有者答着答：“你们先拈，剩下是我的。”大伙儿，这样下去，有一天，医生做诊断，法院做判决，开会做决议，等等，不会象古代一样，也都拈阄呢？

分点东西，不能让我们共事者拈吗？不能让参与共事的人众商量吗？难！让主事者拈板，也与共事人“捷足先登”，“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由参与共事人的“商量”，则又耗时持久，言不及义，张飞捉耗子——大眼瞪小眼，不欢又不行。

生活是螺旋式前进的。有些事失去权威，没有信赖，便使于拈阄，把人世间的“公道”、“公心”、“公平”付诸于“阄”，听凭一声发落，各人走各人的“运气”。人力并非可以随征服一切，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但只要我们奋发图强，努力克服困阻。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的命运当然不能交由拈阄儿来安排。倘一切都拈阄，那我们还要什么信仰和道德规范呢？

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是听着滚滚东流的涛声长大的，然而我很少想到长江的源头。久近一新闻，久久不能平静。

杨振宁教授是美籍物理学家，当他得知四十年代的导师、北京大学副校长王竹溪教授逝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他的导师深表悼念。尽管杨教授的统计物理学在世界早已享有盛誉，但他还是真诚地说：“我一直感激他把我引上了统计物理学研究的道路。”……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一种饮水思源、尊师美德。我常常想起一位老家中悬挂着的一副对联。上联写着：“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下联写着：“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这副联歌是一位学生赠给他的老师的，也是赠给千千万万个为中华民族培育“三千桃李”、造就“十万栋梁”的教师们的。

是啊！“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师”。从师，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尊师，是我们民族的公德。我随着起伏的思绪，忽又想起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知识分子，曾经接到他半个世纪之前的一位学生给他的一封充满着尊师情感的信。

老人名叫喻礼科。二十年代末，曾在家乡湖南浏阳县立初级中学教过书。五十多年来，这位老教师的名字，一直记在他的第一位学生胡耀邦心里。六十年代中期，他曾听到过喻老，但始终音信全无。十年动乱期间，这位从军抗战转业已转入冶金部马鞍山矿山研究院任理化室主任的老先生，曾被挂牌游斗，并作为重点对象，无故被审查。然而这件事，即使

故乡人知道了他现在的家庭住址。杨静“四人帮”之后，当胡耀邦同志再次打听时，这才确切得知喻老的下落和他为人正直的许多事。

1981年11月29日，胡耀邦同志亲笔写了一封信。信一开头就说：科盈老师：得悉您身体犹壮，健康如常，儿女都已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人民尽力，不胜欣慰。按着说：我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小学和初中时期其他几位老师，因为这些老师那种正直、廉洁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曾经给了我以巨大的感动力。信的后部，是一个学生对老先生的真诚相约：“很高兴能在北京见到您。不过此地气候现已严寒，于年事过高之人，诸多不适。希望

为“平生我自知”一辩

曾敏之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这刘备三顾茅庐时听到的诸葛亮吟诵的诗句。南生同志据此认为诸葛亮“好象有点看相的味道”。然后推论他出山以后所历的失败、困顿……直至向刘备主献计。……这是，难道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于是下断语道：“从‘高’‘平生我自知’到‘白’‘难可逆见’，前后简直判若两人”。（见3月24日《人民日报》）

把“平生我自知”说成是“看相说”，我以为与诸葛亮的本意是不符合的。

诸葛亮因避世乱，躬耕于南阳，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怀才未遇，等待时机。在所居的草庐中，还有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是潜心修身的表现。对联所表达的志趣高于之于他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方寸，非志无以成学。”毛泽东在增补《三国演义》时，把对

你明年夏天季节来……

接到这封信后，喻老一家有说不尽的喜悦。师生相会的日子就要到来。喻老师虽已退休数年，但身体很健康。他不打算送给学生什么厚礼，只是利用用过过的地层深处的岩芯，亲自为自己的学生精心磨制了四条镇纸石，并刻制了两枚印章。一枚刻上“建四化”，一枚刻上“振兴中华”。

喻老在1982年7月6日到达北京，7日下见到了分别五十多年的学生。喻老在北京住了十日，临别前，学生和老教师合影留念。学生依依不舍：“祝你健康长寿，下次再来！”老师恋恋难分：“谢谢！我争取八十岁再上一次长城！”

诸葛亮得未出茅庐时就洞察了世局，于是有《隆中对》的决策，明告刘备：将军“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思想，第一要取得荆、益两州；第二成了一个卓越政治家的风格。要巩固蜀、吴联盟；第三是在军事上巩固蜀、吴和汉中两大战略基地，条件成熟时才西击

《编者附记》这是慈爱萍同志为人物杂志所题的“首词”。《人物》杂志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五月出版，是《青年时期》。内容有一首《陆定一在五卅》（前后）《记南昌起义及失败后的萧克》《桥——以李士群日记为证》《爬也要爬到延安——记高士其青年时期》《大将军郭寄》等文，还介绍了一批开拓者的事迹。介绍，批发了上述八人的生平经历。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

下川岛的芒花

陈知柏

登上南海前沿的下川岛，扑入我眼帘的是峰峦峻峭的石头——灰色的，褐色的，黑色的……

这里的石头仿佛被火燎烤的亚热带太阳烤熟了，仿佛是在叫热烘烘的西南季风熏蒸……

可那山崖，山崖上飘动着的是什么呢？一团团，一簇簇，象白天鹅般轻盈的羽毛，象和风打着秋千的柳絮。

我登上去了……

呵，芒花！芒花！我怎么也不曾想到，在这穷山瘦土间，竟会生长着一蓬蓬墨绿的芒草，竟会绽出一片冰清玉洁的花！

芒花啊，你生得艰难，又生得气勃，你活得恬静，却又郁郁葱葱。你的根勇敢地扎在岩隙里，那里面能有多少泥土？你的根顽强地贴在风化石上……

蓦地，一个特写镜头闯入我的视线——我身旁这个个身着白色水兵服的战士，不正是——丛丛芒花么？

星星是……

疏疏落落缀在崖壁上，内射着宝石般的光芒，一簇，两簇，三簇，象珠，象露，纷纷从上下跃下，滚一路辉耀，有所有色地洒落在水池中……

呵，星星，这清静甘美的泉水啊，是咸涩的海水经过石隙的千百回过滤而成你么？是满岛的石缝积蓄起天河的水流汇集成了你么？

星星是，是从清幽的岩石里沁出来的，这是经过多少曲折和重压，从贫瘠的母体上挤出来的甘甜的乳汁啊！

我想起了那深谷、峭山泉、安谧的田野……我想在那很深很深的海底，星星，你必定与它们是一脉相通的。

呵，祖国，即使在最寒冷的边陲，也有你延伸的血脉，有你清明的眸子！



鱼运四方（木刻）王贺君

定风波
为《人物》杂志题句
张爱萍
世同慨叹凄凉凉，生而何如鸟虫忙，
争权夺利人亦鬼，董槐，如此人生苦荒唐。
贵者青年有理想，高尚，矢足为公正，
气象，莫让年华空度，重负，献身祖国展期图。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人物》杂志题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业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